



DENGXIA XUESHU
WENCONG

灯下，是学者灵魂安放栖居的所在，也是思想

自由飞翔的地方。以光为一盏柔韧性的学术之书命
名，意想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隔阂一种学术沉潜
的努力与用心；同时也省对学者角色定位的明晰与
期许。记得尼采先生《道德》诗中有云：「人生
不是苦金屋，灯下富丽常自足，购得清灯一卷书，
古人与我话渠幽。」这种意境，古今虽然难得，但
是我们不遗弃并对其的向往。这样，我们时常迷
茫的心灵中才余有一盏学术灯高高挂起……

编撰人语

李小均/著

自由与反讽

纳博科夫的思想与创作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YOU YU FANFENG

I712.065/8

2007



下，美学者灵魂中颤栗的知识，也是沉思
与深省的通灵，以成为一面旗帜，激励着勇敢
的梦想在哲学的光华中闪烁，而成就一种普遍沉静
的梦想与智慧的风格。美学者是庄严而深邃的，他
们如老子所言：“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不善者，是“無”，是“虛”，是“清”，是“虛”，是“無”。
为人而生者，是“有”，是“實”，是“清”，是“虛”，是“無”。
是“無”者，是“天地萬物”，是“萬象”，是“萬象”。
是“有”者，是“萬象”，是“萬象”，是“萬象”。
是“萬象”者，是“萬象”，是“萬象”，是“萬象”。

——李小均著

李小均 / 著

自由与反讽

——纳博科夫的思想与创作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由与反讽——纳博科夫的思想与创作/李小均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灯下学术文丛)
ISBN 7-80742-147-9

I. 自… II. 李… III. 纳博科夫—文学研究
IV. 1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5956 号

书 名:自由与反讽——纳博科夫的思想与创作
作 者:李小均
出 版: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发 行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32 880mm×1230mm
印 张:10.25
字 数:228 千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定 价: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19.80 元

ISBN 7-80742-147-9/I·96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79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谢天振

前不久，小均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即将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为他写篇序言，我立即回信表示很乐意。

其实我这个人很不擅长写序，因为大多数要我写序的论著我并不十分熟悉，更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序就难免隔靴搔痒，贻笑大方，所以对写序的请求我通常是婉言谢绝的。但当自己的学生对我提出写序要求时，事情就另当别论了。这时，尽管我对要写序的论著仍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但这时我把写序看做是与学生的一个对话，而师生两人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本书上，序就成了师生之间情谊的纽带与见证。所以对学生写序的请求我总是毫不犹豫，一口答应的。

小均虽然年轻，但他对纳博科夫的研究却是有不少年头了。他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纳博科夫，为此他早已收集到了不少有关纳博科夫的研究材料，包括纳博科夫本人的作品。所以在考入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后，在考虑博士论文的题目时，他便想到了要把对纳博科夫的研究继续下去。我很支持他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有硕士论文作为基础，博士论文就会比较容易写得扎实、深刻。果不其然，没有多久，小均便给我寄来了论文的第一部分“绪论”。

纳博科夫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即已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他的小说《普宁》于 1981 年由著名翻译家梅绍武翻译成中文。之后，

随着小说《洛丽塔》的多种译本的推出，也曾掀起过一阵小小的纳博科夫的热潮。然而，尽管如此，对纳博科夫的研究以及纳博科夫本人在中国的影响，却始终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纳博科夫作品的全集，并号称推出了小说《洛丽塔》的全译本，一时倒也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与此同时，报章杂志上也发表了好几篇谈论纳博科夫的文章或论文。但是对纳氏本人及其作品的全面深入的研究著述，却至今难觅踪影。从这个层面上看，小均的这本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点填补空白的意义了。

其实，如果撇开博士论文特定的写作规范和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特要求不谈，那么小均的这本书绝对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富于个人感悟的研究纳博科夫的专著，而且这本书也一定会赢得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喜爱。事实上，还在我刚刚收到他电邮给我的“绪论”的时候，我把他的“绪论”稿同时转给了他的师兄弟姐妹们看。他们就立即被小均“绪论”稿优美的文笔和细腻的分析所吸引和折服，齐声说“写得太棒了”。

小均的这本关于纳博科夫的著作确实写得很棒。它与我们看惯了的大多数的作家研究专著不同，不是机械地分成“作家生平”、“作品故事梗概”、“作品主题分析”、“人物形象分析”等简单的几个部分，也没有枯燥、乏味的论述。他以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引人入胜地娓娓道来，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跟着他走进纳博科夫的世界，走进纳博科夫作品中的世界，实际上也就是走进了作者李小均为读者营造的一个文学的世界。

读小均的这本著作，你会明显感觉到，作者对他的研究对象——作家纳博科夫了解得是那么透彻。读者从本书的第一页作者从纳博科夫的自传《讲吧，回忆》中看似信手拈来的两段话，即可发现，作者以极其简洁的文字，一下子就勾勒出了纳博科夫清晰的身影：一个足球场上的守门员。然后作者从这一隐喻入手，逐

步剖析纳博科夫的在世态度，他的蝴蝶情结，他与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关系，他的自由主义的反讽立场，等等。在接下来的几章里他更是把纳博科夫的身世、作家本人的思想观点及其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结合得浑然一体，然后不徐不急一一道来，不仅作家本人形象跃然纸上，而且作家相应作品中的形象及其周围世界也尽收读者眼底。而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对作家生平的深刻了解、对作家作品的娴熟把握，谈何容易！

读小均的这本著作，即使是对纳博科夫及其作品知之不多的读者也很容易为它吸引，这一方面固然与本书斐然的文采和充溢的文学才情有关，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与作者对纳氏作品细致入微的体察和独特的感悟有关。譬如，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洛丽塔》无疑是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的作品和事件了。小均把《洛丽塔》一书问世以后评论界的重要观点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归纳和介绍。围绕《洛丽塔》一书道德还是不道德的争论，作者引述了在评论界极具影响的克兰丝的话，即认为“《洛丽塔》是本世纪用英语写成的最伟大，也最具人性的小说之一”。然而他又并不简单地予以附议，而有自己的思考：“质言之，虽然纳博科夫写作的题材是不道德的，但他对不道德题材的处理方式是道德的。这怎么可能？”接着，他一步一步地对小说进行了层层剖析，从小说中的“变态之爱与人性之爱”，到对卷入“道德旋涡中的韩伯特与纳博科夫”的比较和纳博科夫的自辩，到最后他分析小说中贯穿始终的“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以及作家运用这种叙事的目的：“让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次韩伯特的‘伦理事件’”，让我们看见“一个痴迷于爱恋中的自由个体如何在最后顿悟自己的迷恋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读小均的这本著作，我们还能感受到作者开阔的研究视野以及比较丰厚的中外文学知识的积淀。譬如在本书第四章“回忆之恋与回忆之链——纳博科夫论回忆”里，他围绕着光与回忆之间

的联系在中外文学中的表现，旁征博引，让读者与他一起重温了叶芝的《当你老了》、白居易的《舟中读元九诗》、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以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相关的诗句。而在论述自主性与非自主性回忆这一题目时，又引入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片断以及本雅明的相关分析，等等。

当然，比照博士论文特定的写作规范和要求，也许有人会觉得本书不太像一本纯粹的学位论文，觉得它似乎太偏重于带有个人色彩的感悟性的描述而较少纯粹学理性的分析；该书的叙事方式和语言文字等，也不像通常的学位论文那样冷静、客观、超脱，等等。譬如有一位教授在看了本书的原用书名“纳博科夫：那双眼睛，那个微笑”后，就立即指出，作为博士论文绝对不能用这个书名。从学位论文写作的层面上看，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其实，我想小均对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规范和学科特征等问题也未必不了解，我与他通过电邮多次就这些问题交换过意见。只是他在文学的海洋里浸沉得太深了，他太执著于自己的文学追求了。小均在本书中把纳博科夫比喻为一只俄罗斯蝴蝶；而在我眼中，小均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只蝴蝶，一只中国蝴蝶。这只中国蝴蝶紧紧地跟随着那只俄罗斯蝴蝶，忘情地在纳博科夫营造的文学世界里逍遙，却忘记了当初追逐这只俄罗斯蝴蝶的目的。而我已经无力，也无法把他从那里“拯救”出来。不过今天，当这只中国蝴蝶已经飞出了博士生的课堂，已经飞到了广阔的文学的田野上，那么也就没有这个必要再提“拯救”的话题了。就让这只蝴蝶去尽情地、自由地飞吧！毕竟，这是文学，而不是科学。

2006年8月26日于上外

目 录

序 谢天振(1)

绪 论 (1)

一、纳博科夫的一页剪影 (1)

二、纳博科夫的在世态度 (2)

三、俄罗斯逍遥的蝴蝶 (7)

四、美国后现代的先驱 (15)

五、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21)

六、来自彼岸世界的拯救 (28)

七、纳博科夫“站”在何处? (33)

八、纳博科夫：反讽的自由主义者 (35)

第一章 斑斓色彩与独特纹理

——纳博科夫的语言、生活、文化 (38)

一、在语言的三度空间逍遙 (39)

二、玻璃小球中的彩色螺线 (45)

三、五色斑驳的文化马赛克 (62)

第二章 古老战场之新来战士

——纳博科夫论媚俗 (74)

一、媚俗作为现代性的特征	(75)
二、纳博科夫的和声与变调	(79)
三、纳博科夫作品中的媚俗	(88)
第三章 斩首邀请与绝望逃离	
——纳博科夫论个体	(97)
一、平等与自由	(97)
二、个体与群氓	(103)
三、斩首的邀请	(111)
四、膨胀同一性	(119)
第四章 回忆之恋与回忆之链	
——纳博科夫论回忆	(128)
一、光与回忆	(129)
二、自主性和非自主性回忆	(135)
三、纳博科夫的自主性回忆	(143)
四、讲吧,回忆	(151)
五、时间的肌理	(156)
第五章 跳在恐怖里的爱心	
——论《从左边佩戴的勋带》	(160)
一、一声沉闷的回响	(160)
二、一个恐怖的世界	(163)
三、跳在恐怖里的爱心	(177)
四、漠然:恐怖之源	(184)
第六章 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论《洛丽塔》	(191)

一、“洛丽塔”飓风	(191)
二、《洛丽塔》的道德问题	(196)
三、变态之爱与人性之爱	(204)
四、道德旋涡中的韩伯特与纳博科夫	(210)
五、纳博科夫的自辩	(218)
六、《洛丽塔》：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223)

第七章 那双眼睛，那个微笑

——论《普宁》	(231)
一、《普宁》的结构	(231)
二、《普宁》的世界	(239)
三、《普宁》的叙事	(244)
四、《普宁》的哲思	(251)
五、那双眼睛，那个微笑	(254)
六、苦难记忆	(260)

第八章 火焰为何微暗？

——论《微暗的火》	(262)
一、晴天霹雳	(262)
二、阅读的迷宫与发现之旅	(267)
三、谢德的诗歌与金波特的评论	(272)
四、镜与灯	(282)
五、诗歌的温柔与评论的狂喜	(288)
六、火焰为何微暗？	(291)

结语	(300)
----------	-------

附录：纳博科夫年表	(305)
-----------------	-------

主要参考书目	(310)
后记	(318)

緒論

一、納博科夫的一页剪影

我疯狂迷上了守门。在俄罗斯和拉美国家，那勇敢的艺术总是笼罩着一圈独特魅力的光环。那技艺高超的门将，淡然、孤独、冷静……他的汗衫，他的尖顶帽，他的护膝，他那短裤后袋露出来的手套，把他与队友分离。他是孤独的鹰、神秘的人、最后的防守者。^①

纳博科夫在他的自传《讲吧，回忆》中回首剑桥那段“相当迷茫的岁月”之时，无意之间看见了他那清晰的身影：

远处朦胧的声音，一声喊叫，一记口哨，一个大脚的砰然之声，那一切都完全无关紧要，与我毫无关系。我与其说是个足球大门的看守者，不如说是个秘密的看守者。我交叠着双臂，依靠在左边门柱上，享受闭上眼睛的奢侈。我听到我的心跳，听到远处比赛断断续续的声响，感到我脸上盲目的细雨，

^①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New York: Vintage, 1989, p.267.

想到自己是个奇妙的异域生命，伪装成英国球员，用无人知悉的语言构思一个无人知悉的遥远国度的诗篇。^①

纳博科夫难道仅仅在谈论他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球赛？如果不是，那他究竟想说些什么？

二、纳博科夫的在世态度

也许，纳博科夫想说的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果真如此，他回忆中的足球场首先也就是这个生活世界的隐喻。

在这个足球场上，与纳博科夫并肩战斗过的队友是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法捷耶夫、亚什维亚……他们共同吟唱过那个“无人知悉的遥远国度的诗篇”。在那里，有奔驰的野马、清脆的雨滴、花瓣飘落的声音；“在那里，闪耀着圣像的灵光、充溢着神秘的温馨”：

在永劫与神秘微睡的地方，
伸展着一个不是此世的田野；
大地呵，在你的丛山之间，
我不过是一个偶然的过客。

我的灵魂渴慕澄空，
她不是这田野的住人。
我爱这样的时候，
绿色的火在树梢颤动。^②

^①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p.268.

^② 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0页。

在“不是此世的田野”，他们都是“偶然的过客”，他们的区别也许只在于，纳博科夫是那“孤独的鹰、神秘的人、最后的防守者”，“淡然、孤独、冷静”地“交叠着双臂，依靠在左边门柱上，享受闭上眼睛的奢侈”，而他的队友，则在球场中浴血奋战、攻城拔寨。

失败的命运早就注定。退场的仪式非常残酷——自杀，除了纳博科夫。1925年，叶赛宁就用鲜血而不是墨水来向这些并肩战斗过的朋友们黯然道别：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
亲爱的人们呵，你们在我心中，
注定了的离别，
定然已约定了再见的日子。

再见吧，我的朋友，不用握手，不用话别，
不要难过，也不要悲叹。
在这种生活中死亡不是新鲜事，
而活着也不新鲜。^①

拼尽一生憔悴，换取凄凉结局，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帕斯捷尔纳克在沉痛地回忆几位自杀的俄罗斯诗人时说：

他们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做出恪守决定，而是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

^① 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60页。译文稍有改动。

令人绝望的期待,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①

“回忆”的“无用”和“期待”的“绝望”,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就是纳博科夫的那些队友自杀的根源。“回忆”指向过去,“期待”指向未来,当这两条路都被“无用”和“绝望”堵死,唯一留下的就是随波逐流的现在。可惜,正如叶赛宁的悲叹,“而这种生活中死亡不是新鲜事,/而活着也不新鲜”,既然如此,那“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

但是,纳博科夫为什么不自杀?在纳博科夫的生活世界中,对他影响最大的父亲死于政敌的枪口,他的一个弟弟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在他的艺术世界中,死亡的幽灵追逐着每一个人。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人死于“文本现场”。在死亡的诸多形态^②中,谋杀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疾病导致的死亡的比例也甚大,唯独自杀的比例最小。

也许,从纳博科夫对自杀人物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对自杀的态度。在他的小说中,最明显的自杀例子,一是《防御》中的天才棋手卢金,一是《苍白的火》中的诗人谢德的女儿。他们的自杀是否就成功地摆脱了在世的痛苦呢?当卢金从窗里纵身一跃的时候,“大地张开了一条缝,里面黑白格纵横交错”^③。那明明就是一张巨大的棋盘,他终究难以摆脱棋盘的控制,哪怕借助自杀也不行。如果说纳博科夫让我们在卢金身上直接看见自杀解决不了死者的问题。

^① 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自传性随笔》,《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第62页。帕氏的文学前辈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转引自周保松:《宽容及爱》,《读书》,2004年第8期,第148页。

^② Nina Allan, *Madness, Death and Disease in the Fiction of Vladimir Nabokov*,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Press, 1994, pp.35-65.

^③ Vladimir Nabokov, *The Defense*, New York: Vintage, 1990, p.246.

题,那么,他借助谢德的女儿投水自尽,提示我们自杀之人留给生者的恰恰是更多的痛苦。谢德的九百九十九句诗行^①,哪一句没有透露出女儿之死给他带来的精神创伤和痛苦烙印?

看来,纳博科夫对自杀的否定,从直觉上而言,也许是因为自杀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除了直觉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信念在背后支撑?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就是“回忆”或“期待”,换言之,是一个坚实可以触摸的过去或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

纳博科夫有那样“一个坚实可以触摸的过去”吗?他认为会有那样“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吗?在我们套用过去与未来的叙事的时候,无意之间已经落入了时间现代叙事的线性之河。但是,这一时间的线性叙事却遭到纳博科夫的强烈反击。他说:“时间是球形的监狱,没有出口。”^②既然如此,过去和未来不过都是现在的别名而已,没有区别。它们共同构成的所谓历史装满了纳博科夫所感叹的“梦和尘”^③,除此之外就是普宁所说的“痛苦”^④。

在这样一个虚无得只剩下“梦和尘”的“痛苦”世界,纳博科夫为什么还不自杀?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劈头盖脸就是一句:“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游戏”而已,因为“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⑤。纳博科夫首先也必须判断他的生活是否值得继续、值得经历,他也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可惜,他给了我们神秘的一笑,他给了我们一个沉默的背影,他是“秘密的看守者”。对他的“秘

① Vladimir Nabokov, *Pale Fire*, New York: Vintage, 1989, pp.33-69.

②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p.20.

③ Brian Boyd, *Vladimir Nabokov: The American Year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4.

④ 普宁说:“人类史就是一部苦难史。”参见弗·纳博科夫:《普宁》,梅绍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⑤ 阿尔贝特·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密”,我们如何得知?我们是否可以从中西方人类精神领域的主要信念中找到通往纳博科夫精神深海的钥匙,然后潜入其中,做那深海中的采珠人?

刘小枫认为,中西方人类精神领域的主要信念包括:儒家的道德历史哲学、道家和禅宗的超脱主义、古希腊和近现代的理性哲学、犹太—基督教的救赎思想以及现代的虚无主义哲学。如果按在世态度来分类,这些信念体系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对世界的道德形而上学态度,对世界的宗教解救态度,对世界的审美超脱态度。这三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可以更为简洁地表述为对世界的“接受和不接受”态度。其中,道德形而上学对世界采取的是接受态度,宗教解救和审美超脱对世界采取的是不接受态度。但是,在如何拒世的问题上,它们之间又出现了“拯救与逍遥”的深刻分野。儒家的道德历史哲学、古希腊和近现代的理性哲学都是以道德形而上学的态度来看待世界,对世界采取适度的接受态度。在道德形而上学看来,世界本质是合理的,它体现了天道或自然秩序,世界之中有一个确实可以信赖的道德秩序,人生只要从属于这个秩序就有意义;道德形而上学确立了道德理性这个不可穷尽的可能性的主体以及赖以实现自身的中介,人类通过科学的理性认识和社会伦理的道德实践就会达到现实的完满境界。与此相对的是,犹太—基督教的宗教解救信念和道家、禅宗及现代虚无主义哲学的审美超脱信念对世界都采取了不接受的态度。它们都认为,这世界是一个恶的世界。只不过,持审美超脱信念的人并没有罪,有罪的是这苦难的世界,充满了无法逃避的奴役和死亡,赤裸裸的血腥、混乱、恐怖和无法慰藉的烦恼。道家提供的人的出路是回到自然母体,以反历史、反道德的方式接近超脱的“道”。禅宗指出的方向是“空”。现代虚无主义哲学的超脱之路是以“虚无”来对抗虚无。但是,犹太—基督教的宗教解救信念却认为,人无法超脱于这个恶的世界之外,因为人既是肉体又是精神,